

索

90745

272

群众演唱丛刊

(剧本专辑)



河北群众艺术馆编印

1963.12

PDG

編者的話

《群众演唱丛刊》包括戏剧、曲艺、歌曲等十六个專輯，其中的作品絕大部份是建国以来，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的优秀作品，也选入了一些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，富有革命传统意义的戏剧和歌曲。这些作品都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作品，具有較高的思想性，主题明确。在編选的时候，我們注意到了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，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嶄新面貌，其中有歌頌三面紅旗和歌頌新人新事的；有反映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；有揭露地富反坏特务份子破坏活动的；有反对包办婚姻、反映新家庭、新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；也有反对封建迷信，显示农村新风气新面貌的……总之，这些作品都是用社会主义、爱国主义、国际主义思想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优秀节目。在編选过程中，也考虑到农村业余艺术团体的特点，所选的作品都是适合在农村排演，群众喜聞乐見的。

在农村的业余文化活动中，普遍的唱起新歌，說起新書，演起新戏来，是个艰巨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，它不只是人們玩玩乐乐的問題，而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占領陣地的問題，希望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同志們共同努力，把这一工作作好。

这部《群众演唱丛刊》編輯时，由于人手少、時間短，缺点一定少不了，請同志們多提些宝貴的意見。

目 录

巴 索

李 双 双 (大型戏曲) 李 准、赵籍身、楊兰春 (1)
赵 籍 身 执 笔

巴 索

烟 火 之 間 (独幕话剧) 田 心 上 (72)

李 双 双

(大型戏曲)

李准 赵籍身 楊兰春

赵籍身执笔

人物:

李双双——将近中年的农村妇女。

喜 旺——能干的农民，双双的丈夫。

老支書——身体健壮的老头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。

桂 英——年輕的农村姑娘，参加劳动的中学毕业生。

二 喜——青年农民。

孙 有——老中农，桂英的父亲。

孙有婆——桂英的母亲。

金 樵——大手大脚的生产队队长。

大 凤——金樵的妻子。

小 王——青年汽車司机。

彦方嫂——青年农妇。

社員甲

老 头

中 年

妇 甲

妇 乙

老 婆

群众若干人

第一場

時間：一九六二年春天。

地點：河南某地的淺山區。

舞台遠處群山起伏，山的頂峰上飄揚着一面紅旗。那是開發山區的工作隊的旗子，因為距離太遠了，看着很小，但又是那麼耀眼醒目。近處黃土丘陵起伏。

山腳下，一帶濃綠樹叢，樹叢中露出紅瓦屋頂。從山邊到近處，庄稼連成一片。有麥田，有油菜田，又有早秋作物。一條大馬路斜貫田野，路邊有連亘不斷的电綫杆遠遠延伸，越山而過。

近處一棵大樹，樹蔭濃復舞台三分之二。一泓流水，水上有一新建的小石板橋，水邊有大小不同的几塊石頭。這是村里人洗衣服和休歇的地方。

（天快晌午了，喜旺收了工路過此處。他扛着一把鋤頭，右手拿着旱烟袋，敲着鋤把子，嘴里念着鑼鼓經上。

喜 旺：（揚着烟袋當馬鞭，唱）

走一洼來又一洼，
洼洼里头好庄稼。
俺社要把電綫架，
架了高压架低压。
低压电杆一丈二，
高压电杆一丈八，
安上一個小馬達，
叫它給咱把套拉，

叫它拉犁又拉耙，
叫它搖耒把种撒，
拉起磨来赛牛馬，
拉起水車嘩啦啦啦，
庄稼人有了它可是真得法。

（下到水边，放下鋤头，放下烟袋、褂子，脱下新鞋，左看右看，高兴的洗着脸，唱起来）

牛盼谷雨羊盼夏，
苗盼結籽树盼花。

庄稼人盼的是电气化，
打光棍盼的是早日成家。

（喜旺穿上鞋子，拿起鋤头，把褂子向肩上一搭要走，忽然发现烟袋不見了。原来当喜旺洗脸的时候，二春路过这里，看見喜旺的高兴劲，和他开玩笑，偷偷地将烟袋藏起来了。喜旺滿地乱找。

二 春：喜旺哥，找啥哩？

喜 旺：（找着說着）烟袋、烟袋。

二 春：（假装帮着找）別是忘到地里了吧？

喜 旺：去，去，刚才还用它打梆子哩！

二 春：（偷偷将烟袋放回原处，轉向一旁）你刚才放哪儿啦？

喜 旺：我就放到……（拾起烟袋，左擦右擦）二春，是你耍我的猴哩吧？（将烟袋吹吹，在鞋底上磕磕）

二 春：吓！又換上新鞋啦！

喜 旺：（憨笑）嘿嘿嘿嘿，二春兄弟，你哥不是噴的，你几儿見過你哥穿过旧鞋？实納帮子千层底，你嫂子啊，她

就不讓我穿旧鞋。

二 春：就凭你这块料，我双双嫂子咋会跟你配成一对啦！

喜 旺：（認真地）吔！天对胡芦地对瓢，人对緣法狗对毛，那可是各人对眼哩！小青年别光眼气人，也该对个象啦！看看，（用烟袋敲二春的草帽）草帽张大嘴啦，也沒人給你縫縫。

二 春：喜旺哥，別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，象我这样的庄稼人，誰愿意嫁咱？

喜 旺：（同情地）是啊！說真的，二春，我是看中你了，我要有妹子，我就叫她嫁給你。可你也別泄气，得下大劲。你知道我找你嫂子的时候，把吃奶的力都用上了。

二 春：喜旺哥，你知道，咱村象我双双嫂子这样的人不多呀！

喜 旺：（点着头）对，如今有些年青人，一提和男家結婚，就要这要那的，連她爹的棺材也要！这号人哪，趁早和她对屁股蹬一脚，你东我西！（他学着蹬的样子，說着向桥上走去）

二 春：（忙拦住）喜旺哥，別走哩，再說会儿話嘛！

喜 旺：啥时候啦！（仍走）

二 春：（拉住他）再說会儿，再說会儿。（与喜旺并肩坐在桥板上）喜旺哥，你說，一个人要对你好了，那該是啥样儿？

喜 旺：这呀？俩人要是真好，那就是吃喝不論你我，烟茶不分家。就說我跟金樵吧，他是个队长，咱是个社員，虽說不是平起平坐，他可也不外气咱。再說咱俩……

二 春：我說的是女的。

喜 旺：噢，女哩？（拍脑袋）你沒吃过猪肉，你沒見過猪走，就說我跟你嫂子吧！就象人家那戏里唱的：（学唱）

“自从她来到咱的家呀，

又織布来，又紡花呀。

白天跟我把地下呀，

回家做飯又燒茶呀。

我发脾气她讓我呀，

她动肝火我讓她呀。

日子过的不算差呀！”

二 春：算啦，算啦，你怎么老是哪不痒往哪抓？我說的是女人。（站起来）

喜 旺：我說的不是女人？（也站起来）

二 春：哎呀！老的老哥，我說的是閨女！

喜 旺：哦！我的老弟，繞过来繞过去，說的还是搞恋爱，这个我也不在行。

〔远处人声，二春急忙向远处一看，看見桂英，又想喊，又不好意思喊，又想去迎接，又不敢去。喜旺笑笑。

喜 旺：（大悟地）哦！……（嘴里拉起胡琴过門，恰好接上以下的唱）

李双双、彦方嫂、桂英：（內唱）

清明过谷雨到春光正好，

〔李双双担一付桶，桂英提一蓝紅薯秧，彦方嫂扛一张鋤头上。喜旺看見双双出工，心中不然，当着众人又不好发作，大大咧咧地靠树而站，二春轉到喜旺后面。

李双双、彦方嫂、桂英：（唱）

风儿柔雨儿酥，滋润禾苗。

李双双：（唱）羊不拦猪不圈，随便乱跑，

桂英：（唱）红薯地拱了个乱七八糟！

彦方嫂：（唱）谁家猪全不管，真真可恼！

李双双：（唱）逮住了将它的猪牙来敲！

〔三人下到水边，李双双用桶打水，桂英和彦方嫂洗苗。喜旺见双双没有看见他，走到桥上。见双双仍没看见他，生气地的把褂子扔给双双。〕

喜旺：给！该洗了。

〔李双双看了看喜旺，扭回头和彦方嫂偷笑了一下，洗褂子。〕

喜旺：这天晌午啦，又去弄啥？

李双双：队里南二亩垵那块红薯苗，猪快拱完了，俺们几个去补栽补栽。

喜旺：队长派你啦？

李双双：不是。

喜旺：组长叫你啦？

李双双：没有。

喜旺：一没队长派，二没组长叫，秃子头上学剃头。哪儿能用着你嘞。

彦方嫂：咄！看您两口亲咧，去给队里补两棵红薯苗，还能把您双双累死？

喜旺：（停了停）咱小菊谁招呼咧？

李双双：菊她姥姥想菊哩，她二舅来把她接走啦！

喜旺：（又停一停）天啥时候啦，还吃饭不吃？

李双双：你不会先把锅烧上？

喜 旺：（走，又回来）钥匙咧？

〔李双双掏出钥匙，撂给喜旺。喜旺接过钥匙，狠狠地看了双双一眼，悻悻地走了。〕

二 春：吓！双双嫂子，看您两口亲咧，一会儿也离不开。

李双双：南京到北京，汉子只见老婆亲，你没听说过？

二 春：你真会說。（看着桂英）誰有个針綫沒有？咱縫縫草帽。

彦方嫂：我沒有。（也看着桂英）誰有針綫兒，干脆，給人家縫縫吧！

〔桂英羞澀地不出聲。〕

二 春：看看，一个人有多难。

李双双：拿过来吧，我給你縫兩針兒。

〔二春無奈，把草帽遞給双双，〕

李双双：二春，我說你就是說你啦！（穿針引綫，唱）

二春你今年二十多，

小模樣長的也不錯。

論勞動你是能干手，

論文化也上過兩年學，

咱村里姑娘有多少，

難道說，難道說挑不上个好老婆？

彦方嫂：（唱）大睜兩眼你看不見，

光知道張嘴瞎胡說，

狗咬耗子你管哩多！

〔奪過草帽，扔給桂英。〕

桂 英：我才不給他縫哩！（把草帽扔給二春，跑下）

李双双：哦，船在這兒彎着呀！（上前對二春）二春，你還

对我保密哩，把我蒙在鼓里，好！

二 春：嫂子，我不敢！

李双双：你到底愿意不愿意？

二 春：我有啥愿意不愿意，谁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？

李双双：你不会问问她？

二 春：那咋问哩？

李双双：长着一张嘴，能吃能喝，就不会说话？小鸡下蛋，脸一红，咯嗒就下来啦！

二 春：（害羞）

李双双：大丈夫男子汉。有啥害羞。你不问，我替你问。

〔李双双下去拉桂英，二春躲下。〕

李双双（拉桂英上）桂英，二春嘴里不敢说，心里叫我问问你，你愿意不愿意？

桂 英：我？

彦方嫂：说吧！新学生可不兴老封建。

桂 英：那，人家会看起咱喽？

李双双：看不起，他凭啥看不起？比劳动、比文化、比人材，哪点比不上他？你说！

桂 英：看你吧！

李双双：嗯！愿意啦！我给你传个信儿，跑个腿儿。（回头一看，二春跑了，喊）二春！（去拉二春，下）

〔桂英趁机又跑，被彦方嫂拦住。〕

李双双：（拉二春上）二春，你看人家桂英，可是挑不掉、拣不剩。那是咱村的姑娘尖儿，闺女头儿。咱这方圆十几里，不数第一，数第二，人家可是点头啦，你给嫂子说实话。

二 春：只要人家愿意，咱还有啥说哩！

李双双：好，你愿意啦？

二 春：（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）

李双双：（高兴地）桂英，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光扭扭捏捏，搔搔痒痒可不行呀！你不是愿意啦吗？（叫二春）二春，过来，过来！（对二人）你都仔细看看，好好想想，嫂子我也不是那作媒的人，现在也不兴这一套啦！我看着你俩配成一对不赖，既是你们也有心，他也有意，来来来，当面说句话，就算对上象啦！

〔李双双拉桂英向二春走去，二春羞的扭头跑了。

桂 英：（双手乱打李双双）你看你，你看你！

彦方嫂：哎呀！新人没有进房，可打起媒人来啦！

桂 英：你也胡说！（又去追打彦方嫂）

李双双：（担起水桶）走吧！快补苗去吧，天都晌午啦！

〔三人走到桥上，忽然看见有只猪又跑到红薯地里了。

彦方嫂：哎！那是谁的猪，又拱红薯苗咧！

李双双：（放下水桶，抽出扁担）我叫它拱！（跑下）

〔桂英、彦方嫂跟下。

〔几声猪叫，孙有婆上。她左手掂个草垫子，右手拿着针线鞋底，腋下挟着个放羊鞭子。

孙有婆：哎——！那是谁又打俺的猪咧！（迎场下）

〔桂英推孙有婆到桥上。

（李双双上，彦方嫂追上，推李双双至桥下。

〔孙有婆想下，桂英拦，李双双想上，彦方嫂拖住。

孙有婆：（唱）喜旺家你真积极，

打罢狗来又撵鸡。

俺的猪那点得罪你，
死打活打啥道理？

李双双：（唱）大嫂子你别着急，
咱是隔壁老邻居。
有话咱都讲当面，
何必这样动脾气？

孙有婆：（唱）你自己做事不论理，
反来说我动脾气。
俺的猪快被你打死，
难道说我就不能提？

彦方嫂：（唱）养猪不在家里喂，
叫它跑东又跑西。

李双双：（唱）队里村南红薯地，
拱的行断秧子稀。
要是拱了你自留地，
我看你比俺还着急。

孙有婆：（唱）谁家养狗不吃屎？
谁家养猪不拱泥？
畜牲不能跟人比，
不会坐到堂屋里！

桂英：（唱）娘你说话要讲理，
不怨人家怨自己。
出来放羊把猪看，
吆喝两声能累着你？

孙有婆：（唱）谁叫你丫头管闲事？
多嘴多舌找是非。

黃蒿叶你算哪盘菜？

狗肉也想上筵席。

就你长着一张嘴，

摆来摆去你啥东西！

也怨我平日慣坏了你，

你今天敢把老娘欺！

李双双：（唱）孙大嬸你說話可要論理，

你不要指着和尚罵禿驢！

你的猪拱了紅薯地，

难道說还是屈說你？

彦方嫂：（唱）今天咱不跟她吵嘴。

誰的猪拱了誰来賠！

孙有婆：啊！你說啥？

李双双：您的猪把紅薯苗拱了，給，（掂起籃子）你去把苗补上！

孙有婆：你說俺的猪拱啦，就是俺的猪拱啦？你看見了？你咋不逮住它，你咋不按住它？你咋不把紅薯苗从它嘴里掏出来？

李双双：你問問你桂英，到底是誰的猪拱啦？

孙有婆：我不用問，这不，我在这放着羊，納着底子，瞪着眼看着猪哩。我还没有一扭头，嘿！它跑过去啦，它还没有跑到地边哩，你就打开了、叫开了，你說俺的猪拱啦，我說还是你的猪拱哩！

彦方嫂：你不用死嘴鬬牙，你的猪拱地也不是这一回了。

桂英：娘，你就少說兩句吧，明明是咱哩猪跑到地里，你还硬說不是。

孙有婆：你也拿着胳膊往外撇，别人管不了，我还管不了你？！

〔孙有婆赶打桂英，孙有上。〕

桂英：爹！

孙有：（直趋孙有婆面前）你是瞎眼啦，你是心迷啦？你这是干啥哩？你没看看是啥时候，还能有你說哩話？給我回去！

孙有婆：她打咱哩猪就不行咱說說？她給咱杀了，也不兴咱吭声？

李双双：您的猪拱了紅薯苗，俺攪攪也成了錯啦？

孙有婆：你拿个刀子把俺的猪肚子剥开，看看到底有沒有紅薯苗。要是沒有，那咋說？

李双双：剥开就剥开，要是沒有，把我那口猪賠你！

喜旺：（跑上，唱）

小菊她媽你越变越不成性，

我看你砖头瓦块想成精！

不烧鍋、不燎灶、不带孩子，

誰叫你跑出来多事逞能！

李双双：（唱）紅薯苗是大伙血汗来种，

誰破坏我就要和她斗争！

孙有婆（唱）孙喜旺你真算是个好命，

你媳妇本事大誰不聞名。

又拿里又管外积极出众，

到明年带上你进进北京。

李双双：（唱）你想說啥你說啥，

誰愛听你的誰去听，

〔喜旺拦。

李双双：（唱）您的猪从今后再把地拱，

〔喜旺再拦。

李双双（唱）李双双告你到人民法庭。

喜旺：（急的躁脚，拉李双双，唱）

維持好一个人多一条路，

得罪了一个人多一个坑。

好隣居都叫你得罪干淨，

你給我快上前賠个人情。

〔喜旺叫李双双賠情，李双双不去，喜旺无奈，自己賠情。

喜旺：（唱）大嬖子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

不看魚情看水情。

俺菊她媽本是沒正性，

你宰相肚里把船撐。（回头对李双双）上有队长，下有組长，你管的这么寬，你算啥？

李双双：（大声地）我？公社社員！

喜旺：（瞪了李双双一眼，又向孙有兩口賠笑地）大嬖子，大叔，都請回去吧！看在我脸上，我給您出气。

孙有婆：（趁机下台）今天不看着喜旺，不能拉倒！

孙有：哪有这些閑話！

喜旺：大嬖子、大叔，都看我哩！

〔喜旺看孙有兩口走了，蹲在桥上，回头看着李双双。

〔桂英觉得对不起李双双，不由的哭了。

李双双：（气着气着反而笑起来）桂英，你这是干啥哩？

桂英：双双嫂子，你看俺爹俺娘，这算啥思想，多对不起

你。（說着又哭了）

李双双：你看你这个閨女，罵我，我还不哭哩，你哭啥？

桂英：嫂子，你可別往心里去啊！

李双双：（又笑起来）我呀，这个耳朵进去，这个耳朵又跑了。

桂英：嫂子，天不早啦，你回去吧，俺的猪拱哩，我去补栽。

李双双：看你說的啥，不管誰家猪拱哩，都得补栽。走，一块去。（回头看見孙有婆的草垫子掉在这儿了）桂英，你看你媽只顧吵架了，草垫子也不要了。給，給大嬸送去。

〔李双双拿鈎担，喜旺一把沒有拉住，李双双等三人笑下。

喜旺：（跺脚）咱回家再說！（下）

第二場

時間：紧接上場。

地點：喜旺家里。

〔二幕前，孙有婆納着底子唧唧嚙嚙上，孙有跟上。

孙有婆：（唱）李双双你真是少家失教，
小麻雀也想抓餓老鸛。

你今天惹下我咱不算拉倒，

孙有：（唱）你給我快回家去把鍋燒。
自留地还等着你去薅草，
我挑水你挖窖咱还得补苗！

孙有婆：不是家里活忙，就是不能拉倒！